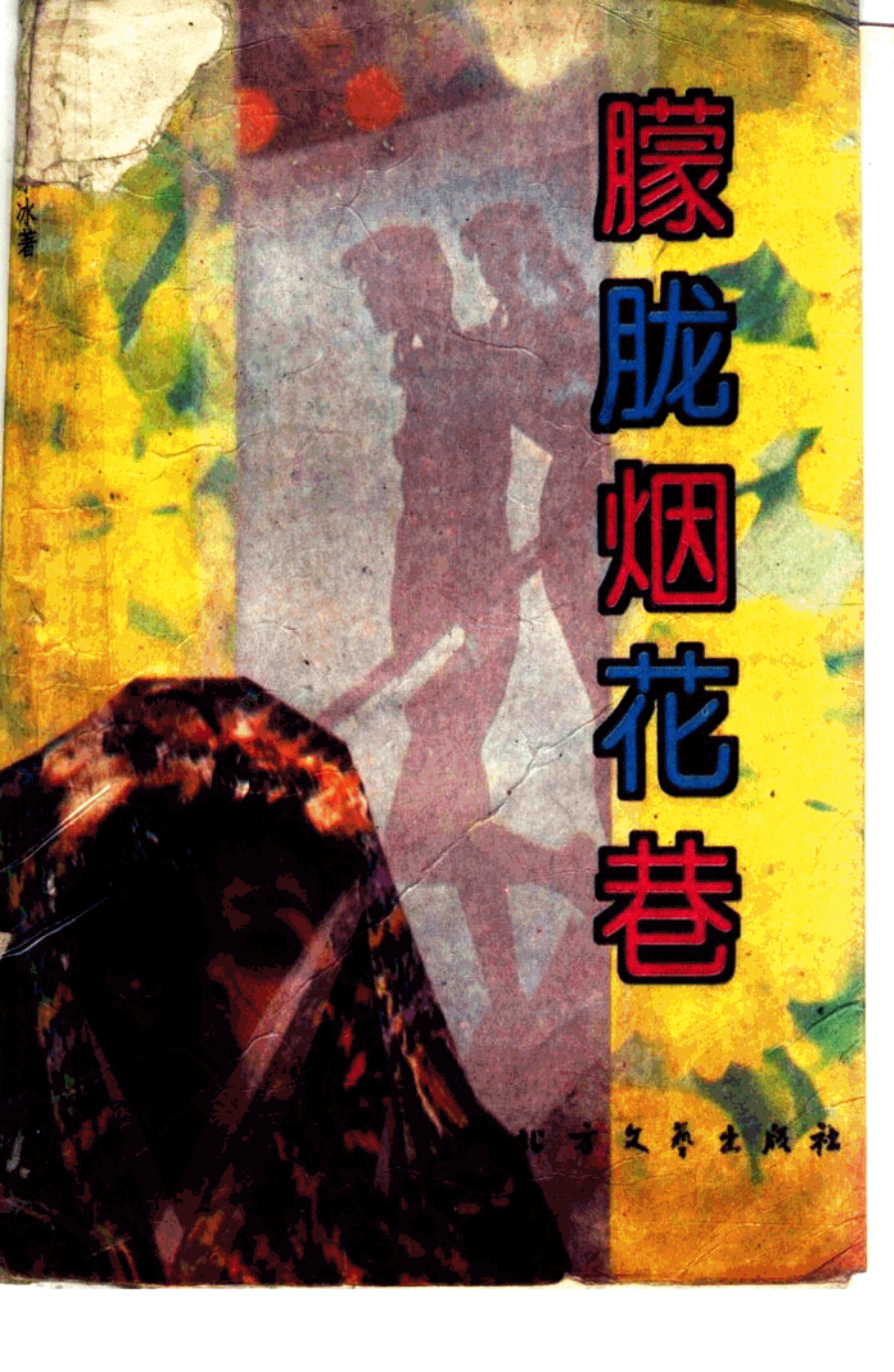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extured, aged paper background with a yellowish-green wash.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faint, reddish-brown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n a dynamic pose, possibly dancing or walking. The bottom left corner is dominated by a dark, abstract, and somewhat blurry shape in shades of black, brown, and red. The title 'Mongol Flower Alley' is written vertically in large, bold,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The publisher's name is at the bottom right.

蒙胧烟花巷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以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时期的沈阳市北市场妓院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它以北市场宜春里的翠宝堂妓院为主要场景,展开了一系列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及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

小说通过十几名妓女各自不同多舛的命运,及她们与汉奸、警察、特务、地头蛇、流氓、地痞等形形色色人物之间相互扭结的复杂关系,真实地反映出妓院中堕落与罪恶的生活,以及妇女被凌辱、遭损害的不幸境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描写的时代背景广阔,生活底蕴深厚,真实感强。把旧社会从中上层到三教九流,都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小说情节跌宕曲折、故事新奇、语言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目 录

1、奇 案	1
2、群 芳 谱	10
3、名 妓	27
4、烟 花 巷	37
5、阴谋？阴谋？	57
6、铁蹄下的“东方小巴黎”	75
7、难到金戒指飞了？	91
8、沦 落	108
9、巧言令色	120
10、逼良为娼	142
11、人肉买卖	159
、三龙之首亮相了	177
、怪 客	194
、金口大相士	211
、重 逢	228
、溜掉的大鱼要进网了	252
17、决 别	266

18、以毒攻毒	282
19、日暮途穷	306
20、八 一 五	315
21、盼来了中央军	330
22、悔	349
23、花花世界	357
24、舞场风情	376
25、血溅泰丰楼	388
26、魑魅魍魉	398
27、一场恶梦	419
28、归 宿	430
28、尾 声	449
后 记	452

一、奇 案

张作霖在实业救国的招牌之下兴建起来的奉天总站^①，以它特有的中间拱起十几丈高、半圆形的屋顶造型为独特的标志。从车站建成开始，每天不分昼夜地运送着成千上万南来北往的旅客。但是谁会料到从它竣工使用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里竟成了大日本帝国的战利品。

纵然这个火车站冠以一个“总”字，似乎给人的视觉上留下一个凌驾于其它火车站之上的印象，但实际上它却比不上奉天南满火车站的运输量，而且来往于此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所以每次列车开车之前，被权威人士统称为低贱职业的人们，手里拎着、肩上扛着大大小小的包裹，熙熙攘攘地拥挤着等候剪票。

此时正是铁道警护队(老百姓统称为铁路警察)大显身手的绝佳时机。他们的每双眼睛都灵活地转动着，自然得先从那些看上去可疑的人所携带的东西和服饰上着眼。请读者注意，这是关键，试问有哪个位高权重的人士肯夹杂在身上散发着各种气味的人堆里提肩扛左冲右突呢？更何况今年冬季天又不冷，于是偷运大米、

^① 沈阳北站。

TCA 8A/02

猪肉、豆油之类的“经济犯”自然而然地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警察对年轻的女人格外感到兴趣，因为他们知道她们才是倒卖大米、猪肉、豆油的真正能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小媳妇确也绝非是等闲之辈，对付警察的灵丹妙药是眉目传情、挑逗打趣，必要的话就来它个破釜沉舟、以身相许。这种酬劳方式既可以免得经济犯的罪名落到头上，又可以使她们危险的特殊买卖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一路顺风。

开往山海关的火车走了之后，车站里顿时清静了许多。这时候一个四十左右岁微黑大脸膛的男人来到候车室。他身穿海棠蓝色的裤褂，脚上穿一双薄底双脸洒鞋。常来往于奉天总站的人都熟悉这张脸，他是总站铁道警务段红帽子出身小有名气的密探，因祖籍天津，姓汪，故被人叫作天津汪。

他朝东面较小的候车室走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他那双不掺沙子的眼珠又有了新的发现。当天津汪经过一排长椅的时候，坐在那里的三十来岁的朝鲜女人冲他点头微笑。容貌平平的异国女人可不合他的口味，他不屑一顾地朝那根方形柱子旁的大草袋子走了过去。早晨一接班他就看见这个草袋子倚在柱子旁，火车已开走三四列，它仍在原地未动，不能不引起他的疑心。

“谁的草袋子？”他厉声问。

没人应声。

“谁的草袋子？”声音提高了几倍。还是没人回答。

这更引起天津汪的怀疑，他走近草袋用脚踢了踢。

这时传过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亚包^①！是我的，我的草袋子！”搭话的是刚才冲他微笑并略带几分媚态的朝鲜女人。

① 喂的意思。

“是你的为什么问了半天你不吭声？”天津汪特有的职业性暴脾气发作了，“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里面是……”朝鲜女人吱吱唔唔。

“里面是什么，听明白没有？”天津汪吼叫起来。

“……”

天津汪嘴角露出蔑笑。经验告诉他，草袋中藏的不是大米就是猪肉。他立即又叫来一个警察，动手拆草袋子。里面的一层用旧的黄色油布包着，他用手按了按凭直觉判断是猪肉无疑了。打开油布又露出花色图案的床单，掀开床单，一条人的大腿掉了出来。同时传来朝鲜女人恐怖的尖叫声……候车室里的人“啊”地围了过来，又传来几个女人的叫喊声……车站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事情发生仅几十分钟，奉天敷岛警察署司法系赫赫有名的副主任龟山一郎率六名下属司法刑事赶到现场，连插不插手皆可的保安系主任柳振堂也闻风而至。

现场勘查结果：尸体为女性，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死亡时间大约十余小时。一丝不挂的身体被分割成六块，面部损伤严重，难以辨识，尸体还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个头不高身体微胖年逾四十的龟山一郎，正值踌躇满志之时。平素总喜欢穿一身黄色的协和服，这与他白而又滚圆的脸颇为相称。稍凹的鼻梁上架副圆圆的大眼镜，恰好弥补了一对十分锐利而又小得可怜的眼睛。头上顶着不带国徽的战斗帽，鼻子底下的那撮小黑胡象是日光下投掷的阴影。他身上的重要特征是，发怒要比微笑显得更为亲切，骂人要比谦逊更为正常。他得了暴躁的消化不良症，以至于眼球筋肉的活动即便是善意的一瞥，也等于是凶狠的一瞪。他以狼般的凶残和狐狸般的狡诈，曾为大满洲帝国献过厚礼，接连破获了两起重大要案。在北市场西公遇里的自立饭店中抓到

了几年前抢劫大连银行巨款的总瓢把子^①以及他全家一窝子同案犯，一举轰动了整个奉天市。紧接着又破获了北市场盛兴栈的经理沈广义私制白面儿^②的贩毒大案，也在奉天掀起了一场波澜，因为中国人能制作白面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何况数量之大更是惊人。两起大案的破获虽说纯属偶然，但毕竟是龟山一郎的辉煌战绩，尽了效忠天皇的职责。

他对奉天总站这桩离奇的杀人案又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相信手下那几个忠实于他的精明干练的司法刑事和便衣密探，有把握弄个水落石出。

那个自认草袋子是她的朝鲜女人正在司法系的刑讯室中受审。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刑讯室，刑具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朝鲜女人被倒置在头低腿高的特制灌凉水床上，一根胶皮管插入她的口中，接通水之后，几分钟内，她的肚子就象孕妇似的逐渐隆起，膨胀，很快昏死了过去……最后终于弄明白了，草袋子里的女尸确实跟这个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朝鲜女人毫无关联，她的动机不过是见草袋子无人认领想借机拣个便宜而已。

销路甚广的《盛京时报》在第一版的位置上，以《奉天总站的一起奇案》为标题，刊登了案情经过。报纸发表该文已经多天，但始终未见有人到警察署报告家里失去了亲人或认领尸体，也未搜寻到与死者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在案子搁浅的情况下，奉天总站东侧的广场上用苇席搭起了棚子，将分割成六块的女尸对接起来复原，并下令让各个地区的保长、甲长以及居民们前来辨认尸体，如有线索立即报告警方。

又过了些天，仍是一无所获。被称为是中国通的龟山一郎可真

① 头领的意思。

② 海洛因。

有点儿悔之莫及了，他暗自责备自己当初不该心血来潮揽下这么个棘手的无头案。

敷岛警察署司法系的全体人员早在八点钟之前就到齐了。司法系的办公室很是宽敞，正面并排摆着两张长方形的大桌子，中间放着一部电话机。桌子的右边是实权在握的龟山一郎，左边是姓陈的主任，确切地说他只不过担个主任的虚名，说穿了是一种程序上的装饰。他们俩正言厉色地坐在半圆形的沙发椅上，室内气氛异常紧张。规规矩矩坐在两侧的外勤、内勤和杂役人员，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已经习惯了的训斥和臭骂。

出乎意料，昨天还在大发雷霆乱吼乱叫“八格牙路”的龟山一郎，今天却一反常态，身子朝前移动了一下，将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脸上露出令人有些尴尬的笑容，眼睛直盯着手下的两员十分得力的干将，一个姓任，一个姓张。

“你们两个把案子通通地讲出来，叫大家合计合计。”龟山用有些生硬的中国话命令说。

姓任的以自信的口气说：“我们发现包裹尸体的那块旧黄油布有特别气味，它是包大烟土用过的，这说明它和倒卖大烟土的人有关系。那条花色图案的床单除了染上血迹之外，在床单的左角上发现了‘玉文’两个字。字是用矾水写上去的，是无法洗掉的。据我所知，只有洗染店才能这么做，为的是怕弄错了主顾的洗染物。”他谦卑地看了一眼含笑的龟山又说，“玉文象是女人的名字，也许她就是受害者。”

“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龟山很得意地问。

“先查明这条床单是哪家洗染店浆洗的。”姓任的此时脸上顿现难色，“奉天市内的洗染店非常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我们会扫除障碍，尽快查明玉文这个人的身份。”

“你也这么想吗？”龟山又把锋利的目光射向姓张的司法刑事。

“是的，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龟山微微地点了点头，“好，大家如果没什么话要说，就按他们的计划去行动，有情况及时报告。”他说话时只要圆脑袋轻轻的摆动一下，即意味着会议的结束。

两位司法刑事在上司面前的一套话，很有点儿卖关子的味道。他俩都是北市场土生土长起来的，又是拜了把子的兄弟，对这一带的习俗民情了如指掌。根据床单的花色图案来推断，他们已是胸有成竹，所以绝不会在偌大个奉天市干跑断腿儿的苦差事，自然先从北市场下手。

北市场顾名思义是一个大的市场，实际上它是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及形形色色千奇百怪求生方式的人混杂在一起，有着不成文的严密网络的大杂巴地。方圆不到十里，为数不多也不算宽阔的几条街道构成了北市场的格局与核心。由南向北的三条路称为十八、十九和二十三经路；由东至西还有四条纬路。

中原、老北市、公和三家大商场分别座落于此。有名的娱乐场所如鸿增祥金店老板李云阁私人经营的云阁电影院；韩、石两姓合开的不设二楼的保安电影院、协和电影院及专演日本电影的富士座电影院云集于此。规模宏大的中央大戏院、公益舞台、专唱落子的大观茶园和小型说不出名堂来的娱乐场所、茶社、说书馆令人目不暇接。各类形式的大小赌场不计其数，有蓝老帮子、阎豆子的宝局；王得满的牌九局；王小手的骰子保等。各种风味饭店、小吃连数学家也难查计。大教的红幌儿、回教的蓝幌儿在街道两旁随风舞动，仿佛在向每位过往行人的食欲进行挑战。如果您手头儿宽裕想摆摆阔，那就不妨请上几位朋友到泰丰楼、公乐和松竹梅饭店，那儿的南北大菜可以满足最挑剔的胃口。太白春的山东老酒也颇符合一些人的口味，有雅兴的话再请个女招待来为您助助酒兴。想品尝一下地方风味吗，那么普云楼饭店的京鲁名菜和五花八门的酱

菜、老顺发园的天津锅烙和回头、边家饺子馆四季不同拌馅的饺子、清真馆的清炖牛肉和绞面馅饼一定会赢得您的青睐。

澄瀛泉、第一泉、汇海泉这几家澡堂子可以随时为您清除污垢和汗臭。有大烟瘾的人万万不必为大日本帝国和满洲国大肆的禁烟宣传而苦恼，您可以在官设的同发和、翠华楼等七家烟馆花上几角钱买个烟泡，大大方方自由自在地躺在小单间的床上喷云吐雾过足烟瘾。私设的烟馆、白面馆、吗啡馆不计其数，假若烟瘾难熬又口袋空空，这里的十二家当铺如私人的正益当、官家的公济当都可以为您兜售家底儿提供方便。此外，金店、丝房、旅店、医院应有尽有，甚至连求仙拜佛的人也无须烦恼。佛门、道教、基督、天主、伊斯兰，各类教门中西兼顾，由巨至细、从生到死一应俱全。只要有戏，您的一切欲望都可以在这十里方圆之内获得充分的满足。那么您可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北市场如此的繁华、兴盛和威名远震？笔者坦率地敬告读者，它是妓院！

果然不出任、张二位司法刑事之所料，很快就在北市场的十九经路找到了浆洗这条花床单的老采泉洗染店。掌柜的确认字是他店里的人写上去的，他对警察署的便衣突然降临有些惶恐，以为是他店铺里的人得罪了哪位老爷惹下了横祸。“你知不知道玉文是什么人？”

“两位老爷，我可不知道。请老爷稍坐，我把写帐先生给您找来问一问。”掌柜的惊慌地进了内屋。

胖敦敦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写帐先生从内屋忙三迭四地走了出来，直眼儿寻思了半天，回答也是不知道。“玉文这个人我不认识，可我知道她是窑子里的姑娘，是哪条街的、哪个院子的就说不清了。”

“你怎么敢断定她是窑子里的姑娘呢？”姓任的紧紧抓住了这一重要线索。

“我们这个店隔几天就去窑子干(街)儿揽浆洗活儿,外边也有送活儿的。前些日子,估摸也有两个来月了吧,一家窑子里的伙计送过来一批活儿,我收的,里面四有条床单,就有这条,玉文的名字是我写上的。”

“那个伙计是哪家的?”

写帐先生晃晃头:“我记不清了。”

离开洗染店他们直奔这条街北边的花界会^①。

在妓女的花名册上很快查到了玉文这个名字,不过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姓田,一个姓唐。田玉文是平康里永泉堂的妓女,唐玉文是宜春里中干儿(街)翠宝堂的妓女。据花界会的人说,两个姑娘姓田的仍在妓院里混事儿,姓唐的已经跟人从了良。

俩人暗自交换了目光,彼此心领神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桩本来就很离奇的案子,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迷雾。

为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对两个玉文分别进行了暗地调查。田玉文是自混的妓女^②,家住北市场中心四合平安巷,平日很安分,养活老母亲和一个妹妹,无论在涌泉堂还是在她家里,均未发现任何疑点。唐玉文与翠宝堂立了三年字据^③,是红姑娘。半年前挂上了个姓刘的有钱热客^④,两个月之前由她的热客还清了欠窑主的债务,在奉天总站后面的务本胡同里租了间房子,以夫妻的名义同居了。男人不在家的时候感到寂寞无聊,时常到翠宝堂串门玩儿票。

被分尸的女人究竟是谁?死者和玉文又是什么关系?

突然,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南满站大平康里有名的江苏班子“万云书馆”里的伙计,到敷岛警察署报案,说他们的书馆里一个叫

① 妓院的组织,亦称水会。

② 不属于窑主的姑娘。

③ 即与窑主立合同。

④ 打得火热的嫖客。

鲜花的姑娘失踪好多天了。经核实，报案人所述鲜花出走的时间、年龄、相貌以及身材完全与死者相符。

警察署迅速逮捕了两个玉文，经审讯很快真相大白，田玉文是无辜的，唐玉文供认她和姓刘的男人是合谋害死鲜花的凶手。

这场极富风流色彩的人命案了结了，但它像是在一泓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一块巨石，掀起了层层波澜，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饶有兴致的话题，而且添枝加叶，越传越离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唐玉文不单是个传奇式的可怕人物，就连她所呆过的妓院“翠宝堂”也成了北市场妓院群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神秘焦点。

二、群芳谱

康德^①十年(一九四四年)的阴历大年初一,宜春里和往日其它的繁华街巷一样,笼罩着一片悠闲、寂静。年前的一切喧闹、嘈杂像是隐藏躲避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一个多月之前轰动全市的总站尸案引起的风波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了。

偶而有些零零星星穿戴整洁的行人大概是拜年的人吧,移动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来往于大街小巷之间,点缀着与旧历年前相比显得过于空旷的街道。

宜春里位于北市场的中心,是由三条狭长的东西方向的巷子排列而成,在这三条长巷的正中央插入一条南北方向的窄巷,恰好构成了卅字形。南端的那条巷叫老干(街)儿,中间的那条叫中干(街)儿,北面的那条因巷子北面不设妓院,故称半趟干(街)儿。每条巷子中的妓院都以相等的距离排列着。

各家妓院的大门全都关着,也和别的行业一样,尽情地享受着古老悠久的传统节日所赐予的暂短而又有些虚幻的欢乐。这种静与平日里的放纵疯狂相比较,犹如一个无可救药的狂躁型精神病

① 伪满洲国的年号。

人发作之后的间歇。

地上薄薄地铺了一层鞭炮炸裂后留下的碎纸屑，仍然可以嗅到除夕之夜火药的余味儿。不时被风戏弄着花花绿绿的纸屑，飞舞、盘旋，形成一串串小旋风，忽而出现，忽而消失，时大时小、时高时低……妓女们都说它是屈死姐妹们的冤魂趁过年来显灵了；也有的说，生前接触的男人太多，死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不准再托生人，只好做游魂野鬼到处流浪，这些忽隐忽现的小旋风，即是她们灵魂的化身。

突然，一家妓院的门开了，紧跟着走出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穿件不合季节的红色夹衣，右手挎个不大的布包。她走出大门后，小心地重新将门关好，迟疑了一下，神色惊慌地向街巷左右飞快地扫了几眼，确信没有人看见她，才迈着快捷的步子朝东走去，眨眼之间拐向大街，便消失了。

奉天有名的公益舞台正在上演京戏《龙凤呈祥》。戏一散场，大群清一色全身穿红衣裳、红缎子绣花鞋的年轻女人们从戏园子里潮水似的涌了出来，很快就把街面装点成了红色的河流，令人眼花缭乱，像是进入了女人国。从她们身上艳丽的服饰和轻浮妖娆的举止中，不难判断出她们绝不会是中国传统式的良家女子，常逛北市场的人全知道，这是妓院里的窑姐儿。一年之中仅仅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窑主才肯花钱在戏园里定包厢，允许妓女们集体出来看戏，而且必须看吉利的戏。这股鲜红的人流往西走不多远，到十八经路的十字路口处便分散开来，三五成群地朝宜春里、平康里、公遇里等处缓缓移动。

今年的天气较往年暖和得多，雪下得也不厚。人的足迹践踏不到的街角及屋顶上，依然可以见到落着一层灰尘的片片积雪。中午过去了，阳光透过灰白色均匀的云层，将余晖投洒在北面的墙上、地上，给人以暖烘烘懒洋洋的感觉。走在最前面的一群姑娘，一会

儿争论，一会儿又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地浪笑。

“我看哪，扮演周瑜的那个嗓子可真不错呀！”

“去你的吧，他不是个红角儿啊，还是扮演刘备的那个角儿唱得好，作派也带劲儿。”

“周瑜不是鬼着呢吗，怎么不趁刘备去东吴招亲把他给杀了呢？那阵儿要是杀了他不就完了嘛！”

“周瑜还能鬼过诸葛亮啊，周瑜使的是美人计，没想到三条锦囊妙计没杀了刘备，反倒把孙权的妹妹白搭进去了。”

“嘿，这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吧？”

“哈哈……”伴随着一串串笑声，她们拐进了宜春里的中干（街）儿，最终走进先前那个少女出走的妓院。

这家妓院与邻近妓院稍有不同的是，门上高悬的牌匾据说是出自一位所谓的书法名家之手。用水泥筑成的三尺多长一尺多宽长方形的牌匾上，涂着大红底色，以金粉着色浮雕凸起的三个大字：“翠宝堂”，字体道劲，熠熠生辉。牌匾上方以半圆形建筑做陪衬，大门两旁正方形的水泥台子上各有一只张牙舞爪的石狮子，眼睛里镶着红色的小灯泡，一明一灭，难以说清它是对每位前来寻花问柳的光顾者们表示欢迎还是蔑视。

不知是哪些名流雅士们的匠心独运，把妓院分成四个等级，一等称“寓”（院），二等称“馆”，三等称“班”，四等称“堂”（俗语统称窑子）。这些名目可是土生土长的国粹，绝非舶来品。

北市场的妓院虽然以堂字命名，然而论其数量之多、气派之足、影响之广绝非别处可比，足以让那些连人带魂儿都融化在高级妓女身上的高官巨贾们咋舌！它不亚于二等书馆和三等班子，之所以用堂字称呼，显然是别有用心，至少可以少拿税，又会省去店大压客之苦，当初的创建人实在是吃透了经济实惠的妙方。所以高官巨贾们也免不了乔装成平民百姓来这里觅求他们心目中的绝代佳

人。

大门两旁贴着长长的红对联：

不分严寒酷暑阴晴雨雪天天办喜事

任你富贵贫贱商贾仕宦夜夜换新郎

横幅：送旧迎新

对联两侧还贴着“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红纸金字的对子。

每家妓院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只是内部的装饰各有区别。所有的妓院全是两丈多高人字形屋顶的大堂院，屋顶两侧镶着上百块一尺见方的玻璃窗。无论外面的气候是盛夏的倾盆大雨，或是隆冬的鹅毛大雪，长方形的大堂院里依然是敞亮舒适、四季如春。堂院左右两边各有四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布置得很讲究，每个小房间的门框上挂着二尺见方的镜框，上面写着妓女的名字。

翠宝堂院子里一派节日的景象。精致的枝形大吊灯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拉花，把本来就很华丽的灯具装点得像颜色斑斓的大彩球。以吊灯为中心，相互交叉着两根细绳，挂着日本国旗和满洲国国旗。每个妓女房间的门上，都换上了各种花色图案及双喜字的新门帘，窗户上还贴着各种图形的窗花。

看戏回来的姑娘们按着各自的兴趣，有的抽烟，有的喝茶，有的边嗑瓜籽边聊天。

精力十足的腊梅刚喝了几口茶就吵吵嚷嚷地叫起来：

“哎，咱们玩麻将牌呀，啊？怎么样？”她是个牌迷，打起牌来全神贯注忘乎所以。昨天她几乎玩了个通宵，现在仍看不出有分毫的倦意。

五香瓜籽一直不离嘴的秀丽，从自己屋里出来马上附合说：“好……好……玩……玩就……就玩。”她是在娘肚子里就带着这种结巴病降生到人间来的，若是遇上什么急事，就更不堪设想了。姐妹们背地里议论说，凭她的长相、身段，如果干脆是个哑巴或